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形态 演进的研究

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个历史定位问题。邓小平把当代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实际所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和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主要依据的论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是确定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和三种社会形态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自创立唯物史观以来，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始终重视对社会形态演进的研究。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五形态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此外还有两形态论，把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为止称做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端。^①《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提出了三形态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社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下同）第 33 页。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634 页。

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马克思晚年，又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①虽然这几种划分方法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有其内在的统一性，但又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各有其侧重点。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和《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

关于五形态论的思想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中——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反杜林论》直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不断得到充实与完善。从这些代表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为依据，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来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斯大林 1938 年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论述的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其基本内容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五形态论相符的。

三形态论见诸《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原文是这样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

参见《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下同），第 432～433 页。

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①

对于三形态论，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我国理论界来看，哲学界注意研究的比较多，而经济学界则注意的相对较少。哲学界一般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或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能力的发展过程来理解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也有学者把三形态论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趋势。^② 经济学界则大多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同三种社会形态相对应，主要用来论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哲学界的种种说法不在本书研究之列。对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如何理解三形态论，我认为第一步应该先领会马克思的本意。《手稿》中有多处对三形态作了解释，有助于对三形态论的理解。

^①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第104页。

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189页。

关于第一种社会形态下的人的依赖关系,《手稿》写道:“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①“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②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生产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十分缓慢地发展着。生产力的低下必然使分工和交换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这又反过来使人的依赖性得以长期延续。“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③最后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明明白白的,从而使人的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手稿》写道:“如果考察的是产生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这种制度的不发展程度与之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4页。

② 同上书,第477页。

③ 同上书,第104页。

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①

第二种社会形态是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已经萌发的商品货币关系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而深入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以后必然出现的。《手稿》写道：“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也就是同生产的社会性按同一程度发展的。”^②“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③那么，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全面依赖和普遍联系又何以表现为物的依赖性呢？对此，《手稿》作了这样的阐述：“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④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的主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0页。

同上书，第91页。

③ 同上书，第102页。

④ 同上书，第103～104页。

要特征。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人的独立性指的是什么？《手稿》写道：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① 所以，物的依赖性与人的独立性是内在地统一的。“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② 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劳动的社会性已经不能直接地表现出来，而只能通过交换价值和物与物的关系间接地得到实现。“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事后确立下来。”^③

马克思把第二种社会形态称做现代社会，第三种社会形态则是未来社会，第二种社会形态为第三种社会形态创造条件。《手稿》写到：“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到达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0页。

② 同上书，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119页。

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①《手稿》指明了第二种社会形态与第三种社会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应成为一般劳动、也就是说，产品的交换决不应是促使单个人参与一般生产的媒介。”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下，“媒介作用来自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它们是同一关系的表现。”在第三种社会形态下，“前提本身起媒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形式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这种产品无须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才对单个人具有一般性质。”^②

《手稿》中关于三种社会形态的论述也同五形态论一样是马克思研究社会演进问题长期积累的理论结晶，其基本思想也见诸马克思的若干代表作中。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三形态论的

^①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08～109 页。

^② 同上书，第 119 页。

萌芽。^①《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是为创作《资本论》作准备的。《资本论》的许多篇章，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很明显是《手稿》的展开和深化。其中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同《手稿》联系尤为直接。在这里虽然重点是要说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第二大形态，但对于第一种形态和第三种形态也分别作了深入的剖析。所以，它与三形态论是一脉相承的。^②

综上所述，我认为，三形态论的中心内容，从政治经济学来看，是要揭示在生产力逐步提高的前提下，人类社会交换关系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这里所说的交换关系是就广义而言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③人们为了从自然界获取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必然出现社会分工，并且在或简或繁的社会分工体系中相互交换其劳动，形成社会联合体的合力。因此，个人在分工体系内进行的分门别类的生产劳动都具有社会性。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也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不断发展，从自然分工进到自发分

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3、79、85页。

见《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51～60页。

^③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32页。

工，又从自发分工进到自觉分工。这又决定了人们在分工体系中相互交换其劳动的关系，或者说个人劳动如何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方式，也在逐渐演变之中。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下，社会分工还处在从自然分工向自发分工的转变过程中。在原始共同体——血缘家庭、氏族和部落中，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是直接地同一的，并不存在产品交换关系。即使在共同体之间出现产品交换也是极其偶然的。从野蛮时代中期开始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使产品交换日益经常化。并且，随着原始共同体的瓦解，共同体之间的交换逐渐变成个人之间的交换，产品生产逐渐变为商品生产，货币也开始出现。^①但是，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下，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自给自足的产品生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是处在附属的地位。因此，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其劳动的关系，也还是直接地显现出来的。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下，自发分工越来越发达，人们处于全面的相互依赖之中，但又必须通过普遍的商品货币关系彼此交换其劳动，个人劳动的社会性只能在商品价值得到社会承认的条件下间接得到实现。在第三种社会形态下，社会分工已从自发分工进到自觉的分工。人们在社会中心的统一规划和全面组织下相互交换其劳动。因此，每个人的劳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直接的社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8~177页。

会性。可见，三形态论显示了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没有第一个否定，不可能有第二个否定，三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二、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统一是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尺度

这里所说的两种形态论的统一，是指同时从这两个视角来考察某一时点上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这首先就涉及如何认识两种社会形态论的关系问题。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但仔细推敲起来，则人们的认识还有不小的差异。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形态论才是马克思的主体思想，三形态论只不过是在为《资本论》作准备的手稿中提出的，并不重要。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又把五形态论说成是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带来了消极影响；当代中国的现实说明三形态论更能反映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三形态论中第一种社会形态说的就是五形态论中的前资本主义诸社会，第二种社会形态说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种社会形态说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谈起。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②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如何理解生产方式首先就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我国理论界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有不同的理解，关键就在生产方式这个范畴。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生产方式是指广义的生产关系，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狭义的生产关系；有的认为这里说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认

①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译本，第 2 页。

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第 489 页。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意思，意指雇佣劳动与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还有的认为生产方式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并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从生产使用价值方面来看的生产过程。这意味着生产方式概念只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从物质方面来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①我体会，生产方式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出现，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有时也可以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但是这一解释以及上述四种观点中的第一、第三两种似乎都不符合《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生产方式的含义。因为如果把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视为一体，马克思的话就成了同义语的反复。那么，应该怎样理解《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呢？

马克思有一段名言：“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才会

参见段忠桥：《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考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3期；吴易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

有生产”。^①过去，我们通常把这里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单纯理解为生产关系总和。现在，再进一步领会，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因为紧接着一段话，他又说：“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此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会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②我体会，马克思在这里说的生产者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可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产过程中由生产工具的性质的变化决定的劳动组合方式（包括分工与协作）的变化，它反映的是人们为了利用自然，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要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资料的变化而引起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的变化，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前者指生产方式，后者指生产关系。前者就是《资本论》研究对象中所说的生产方式。对生产方式的这一理解，我在 1980 年写的《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一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 年版，第 362 页。

^② 同上书，第 362～363 页。

书中曾经论及。^① 书中说，在生产过程中，由生产工具的性质所决定的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当时我们称之为“劳动的组合方式”）就是马克思说的生产方式。书中还引用了《资本论》的一段话：“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②

以上我们十分简略地说明了对生产方式这一范畴的理解，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探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为什么说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最早论及这个问题的是 1846 年致安年科夫的信。信中说：“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③ 马克思这一理论观点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一直贯穿到《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其中最深刻、最详细地阐明上述理论观点的是对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和社会后果的分析。在

见余少波、项启源：《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9～70 页。

② 《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下同），第 418 页。

③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533 页。

《手稿》中，马克思写道：“自动工厂是适应机器体系的完善的生产方式，而且越是成为完备的机械体系，要靠人的劳动来完成的个别过程越少（如在不使用走锭精纺机的机械纺纱厂中），它也就越完善。”“机器对以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建立在这种分工基础上的劳动力的各种专业化发生否定的作用。机器使这样专业化的劳动贬值”。^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说：“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工人只是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创造有用物，而且还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不是工人支配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支配工人。但是，只有机器才第一次使这种颠倒具有技术上的现实性。”^②

以上引文清楚地告诉我们，生产方式既不同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也不同于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社会联系，即生产关系。它是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中介。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生产方式（包括分工、协作）的相应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又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关系中，作

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518 页。

②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译本，第 427 页。